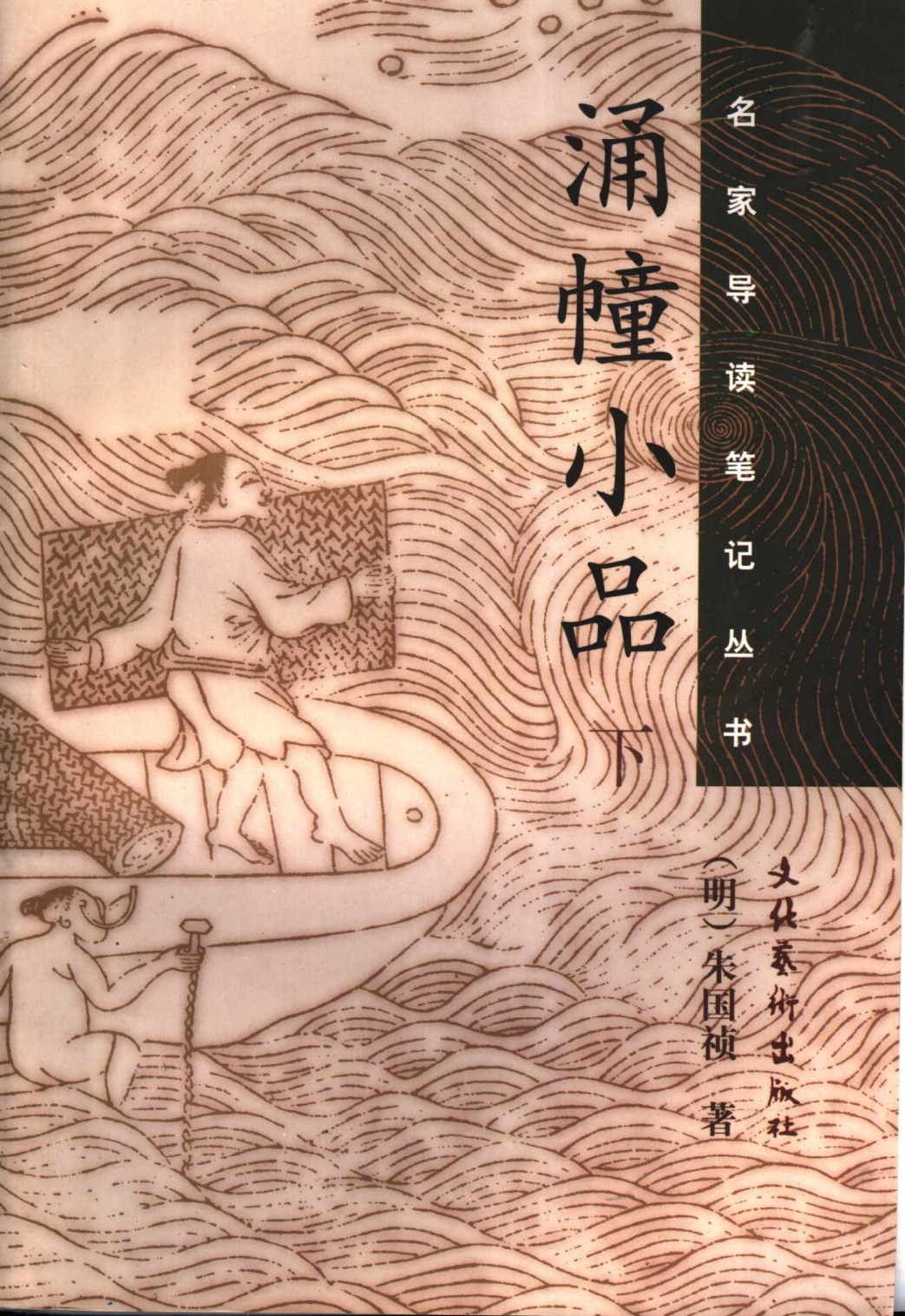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
导读
笔记
丛书

涌幢小品 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(明)朱国祯 著



涌幢小品

下

(明) 朱国祯 著

缪 宏 点校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盛一觴一詠上足以暢叙幽情
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
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
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
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
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

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

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

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

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

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

卷十六

圣 表

先师四十九表，至《援神契》所志，苌弘所谈，姑布子卿所称，老莱弟子所识，荀卿、司马迁所述，并未一及须髯；汉文翁刻遗像，与唐大观元年所刻吴道子画像，孙淮海先生跋，其须髯皆不甚盛。然则今之所刻殆亦太失其真矣。

道子画像在鄱阳县。元末红巾起，马至一处不行，策之不动，疑有异宝，掘之，穹碑立土中，则圣像也。徙置一屋，众罗拜而行。从此道宫佛宇俱设宣尼像以避兵火。饶州府学，昔为天宁寺。国初陶学士安知府事，以原有先圣十哲像，遂改为学，僧奏夺不得。近年行人陆起龙欲得圣像，广文不欲开端，假巡道力，一时摩数百纸，陆得七十纸以归，有乞者皆不应。

启 圣 祠

立启圣祠，以孔鲤、颜路、曾点、孟孙氏配，其说发于先儒熊禾。至世庙时，工部主事刘魁申其说，遂下礼官拟议另祠。乃丘琼山亦有议欲立庙于曲阜，特祀三子，而以颜子、曾子、子思配；或各祀于其子之墓。孟有墓在邹县，颜墓在曲阜，曾墓在嘉祥。然不如禾说为妥，丘亦未之见也。宋濂溪《孔子庙堂议》曰：“古者立学，专以明人伦。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久矣。故禹

不先鯀，汤不先契，文武不先不窟。宋祖帝乙、郑祖厉王，犹上祖也。今一切置而不讲：颜回、曾参、孔伋，子也，配享堂上；颜路、曾点、孔鲤，父也，列祀庑间；张载则二程之表叔也，乃坐其下。颠倒彝伦，莫此为甚。吾又不知其为何说也？”余谓表叔似不必拘。

解大绅大庖西上封事曰：“孔子自天子达于庶人，通祀以为先师，而以颜、曾、子思、孟子配。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，而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，赠以王爵，而以颜路、曾点、孔鲤配。”一洗历代之因仍，肇起天朝之文献，岂不盛哉！

易主之始

先师易木主，世庙时，张罗峰当国议行。然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曾有此说，疏上，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。又天顺中林鹗守苏州，先师像岁久多坏，鹗曰：“塑像非古也。太祖建学，易之以木，百年夷俗，为之旷然。未坏者犹然，况遇其坏耶？”盖木主之说，有自来矣。

圣称圣裔

孔安国先圣远孙，追称曰“先君”，此最得体。孔颖达亦然。今人单以称父，而称其远祖曰“家某”，或以官，或以字。

湛甘泉称孔子曰“庶圣”，谓庶人中之圣也，其语生拗无趣。且为鲁司寇，原非庶人。如陈剩夫、王心斋等，可称庶贤耳。

衍圣公入京下程，自宣德后用羊一只，鹅二只，酒六缸，面二十斤，茶盐酱各二斤，油烛十枝。其初钦赐，后改礼部，又改

顺天府，今仍之。

曲阜世以孔氏裔孙为令。世庙时，有不胜任者，议改流官。诸大臣谓此前代故事，即不职，当择贤者以易，何至一人废数百年盛典。遂复世职如故，惟令抚按考选。

曲阜令故不上计。万历中，孔弘复号桂窗，请于大吏，愿入觐，许之。考三年满进知州，六年进同知，又三年进运同，皆掌邑事。

先师四世独传。杨子云五世独传。

厄 台

汉祖追项王于固陵，其地今在陈州西北三十里。汲长孺守淮阳，即今之陈州也。州城中尚有卧治阁遗址。州有厄台，盖孔子绝粮之处。其地以“厄台夕照”作八景之一。王元之记云：“天地厄于晦冥，日月厄于薄蚀，山川厄于崩竭。圣人生而肖天地之貌，稟日月之灵，锺山川之粹，得无厄乎？所以帝舜厄于历山，大禹厄于洪水，成汤厄于夏台，文王厄于羑里，我先圣厄于陈蔡，其道一也。于时，周室卵危，鲁道迷溃，仁义路塞，奢侈源开，列国用权，猾芒而起，坏礼乐为糠粃，视诗书如茆刍，孩提王室，变坏儒风，俎豆不修，军旅用事，苟有衣缝掖而冠章甫者，鲜不拔戟而叱之，三纲五常，盖扫地矣。吾夫子抱帝王之道，处衰乱之世，痛五教之大裂，嫉四维之不张，刳道德为舟楫，将欲济天下之垫溺；斲礼法为耒耜，将欲芟天下之荒秽。故不程其力，不顾其势，聚三千之徒，聘八十之国，应机设教，与世垂范。然佩兰于鲍肆，孰闻其香；施法于乱主，孰知其政。所谓天柱将倾折，建一枝而扶之，厥惟难战！故教不用于哀定，位不崇于季孟，辞逊于阳货，见忌于子西，文行忠信未得用世，卒

致天厌圣道，绝粮于陈，颜冉之徒，馁目相视。我先圣则坦尔无闷，怡然自居，腹空肠干，未尝太息。盖圣人作为人也，不为己也；忧道也，不忧贫也，但欲缀皇纲之绝绪，辟帝王之坦途，酌二代之礼文，垂万世之典则。彼王泽浸于生民，苟道至于是，虽不食而死，复何憾哉。吁！奸喉佞舌者，图一日之饱饫；道醉德饱者，谋万世之利功。故教不用于当时，而用于今世；位不显于生前，而显于死后。何则？祖述宪章之义，雷行天地之间，俾夫为君臣父子者，不可斯须离也，得非用于今世耶？名载典籍，身享庙食，得非显于死后耶？与夫图一日之饫者，又何辽绝哉！余客在宛丘，得睹斯台之地，披蓁访古，驰笔而铭曰：‘僭禄尸位，歿则绝祀。所谓伊人，若敖之鬼。夫子耻之，不其馁而。饱德醉义，歿则垂世。所谓伊人，东山之士。天子求之，可谓仁乎。巍巍圣人，生而道迤。历聘求合，绝粮于陈。箕山之士，可齐其名。若敖之鬼，决非其伦。庙食不匮，祀典惟新。我来旧国，荒台磷磷。拂石勒铭，德音益振。’

孔子台在庐州柘皋乡，状如圆坛，可容千人。宣圣与弟子尝憩于此，故名。

占 鼎

孔子使子贡往外而未来，谓弟子占之，遇《鼎》，皆言无下足，不来。颜子曰：“无足者，乘舟也，赐且至矣。”诘朝，子贡果乘舟而至。

游 海

昔鲁人泛海飘泊，而失津至于澶州，遇先圣七十子游于海。

上，指以归途，使告鲁公筑城以备寇。鲁人归以告鲁侯，侯以为诞。俄有群鹊数万，衔土培城，侯始信之，乃城曲阜。城讫而齐寇果至。

翔 鹤

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，北虏犯孔庙殿堂，廊庑灰烬什五，植桧三株亦遭厄数。俄有五色云覆其上，云中群鹤翔鸣，良久而去。

仙 迹

金明昌元年，有异人拜先圣于庙门外，伫立石上，甚有异色。既去，其足迹存焉，文曰“仙人脚”。

曾 孟

世庙时，诏官曾子裔孙质粹为博士。传子至孙承业，贫而盲。宗人有豪者，上书争袭，已嗣官矣，承业父子号而行乞，不能白。滋阳刘公不息为礼科给事，申奏，状夺还之，人心称快。

孟子生时，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，将止于峒，母凝神久之。忽片云坠，而寤，时间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。

配享孟子之始

孟子配享起于宋神宗时晋州教授陆长愈之奏。太常寺看详，初以不同时为疑，礼部言“从祀但取著德、立功、相成为主，不

必同时”，引勾芒乃少昊之子，以配伏羲为言，议乃定。

章时鸾，青阳人。父梦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，遂生，号孟泉。英气勃勃不屈。后以举人为邹县知县，有善政，官至副使。卒时，梦邹民千馀迎公赴庙。岂孟夫子转世，抑官其地，而先之兆也？

太祖欲黜孟子配享，固因钱唐等力谏而止，然其时风雷示异，太祖业心动，所谓岩岩气象者，亦真可畏也。至孟子节文，乃刘昆孙等奉旨所为。后昆孙以科场事坐死，说者谓节文报应，岂孟子乃迁怒而然？

宫墙修礼

郑大同，莆田人。卒之旦，会新文庙有江西木匠数人，于昧爽候，见公服大红，拜庙门内，出广桥，忽不见。顷之，一匠过其巷，闻哭声，归相讶曰：“早有长髯伟貌、行昂昂如鹤、衣吉服、肃入庙门内拜者，非侍郎乎？”盖公宅近宫墙，每过必入谒，故其卒也，亦修礼而行如此。时嘉靖之丙寅年也。

余以丁丑入县庠，见有司行香，皆黎明入庙，礼毕，讲书三春而退。今闻随便过门一拜，不复知讲书为何事，而圣殿宫墙，荒颓不理，其他一切祭祀乡饮，尤草草了事，甚至接诏重典若等儿戏，谕祭乡贤，视其家之隆杀，为迟速厚薄。大约世变江河，刑日重，礼日替，而政事可知已。

夹室塑像

杨止庵先生未生，其父赠公梦行绀宫，夹室左右皆塑像，金碧欲剥。赠公揖之，其一举手答曰：“是将以某月日时降于家。”

及公生，而岁时日月悉符梦中语。他日赠公过学宫，则又见所谓夹室金碧而揖公者，状貌甚肖，乃以问先达蒋公。盖嘉靖中文庙改用木主，诸贤遗像尽藏夹室中。

黜 从 祀

吴草庐、许鲁斋以仕元，黜从祀。然则孔子有灵，于元祭祀决在所吐。考之《元史》，独宦官李邦宁主祭祀，风雷示异，餘皆平平无事。则八十九年中，享其祀，已二百七十七次，而其餘祭告又不与焉。天以夷狄为骄子，骄子献食，有何不是而拒之？骄子用事之人，苟非济恶，间有恂恂知书人在旁，方奖之不暇，而反夺其饩，曰：“何故事吾子？”则亦非人情，非天道矣。

骄子一日逐嫡长，据其家政，而事父母师友如故。父母且无如之何，师友从旁只得与父母伺隙，徐徐改正，而所谓家统家教，固不可一日废也。辟天地虽极晦冥极变怪之际，历日支干，可得削而去之否？

为 学 两 端

晦翁云：“近时为学不过两端：一则径趋简约，脱略过高；一则专务外驰，支离繁碎。过高者固为有害，然犹为近本；外驰者诡譎狼狽，更不可言。吾侪幸稍平正，然亦觉欠涵养本原工夫。”此言盖为陆象山、陈同甫发也。

多 目 星

晦翁与吕东莱同读书云谷，日夜锐志著述。文公精神百倍，

无少怠倦；东莱竭力从事，每至夜分，辄觉疲困，必息而后兴。尝自愧力之不及，爰询文公夜坐时，书几下若有物抵其足，据踏良久，精神倍增。数岁后，一夕，文公忽见神人有目光百馀，云多目星现。嗣是后几下之物不至，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寝。

得 水 解 毒

晦翁中鸟喙毒，头岑岑，渐烦急，遍体皆黑，几至危殆。深山中又无医药，因思汉质帝“得水可活”之言，汲新水连饮之，大呕而解。此神明所祐，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验也。

晦翁之祖名森，字良材。

晦翁门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，亡考者五十八人，得夫子十分之一。

宜 楸 神

古有善睡者，其神名曰“宜楸”。吴渊颖先生久病嗜睡，作《窅宜楸辞》。先生名莱，字立夫。初生之夕，父直方忽梦西域神人飞空而来，止于内寝，因名曰“来”。南岩方凤见而奇之曰：“此邦家材也。”取《南山有台》诗中，更曰“莱”。好学无所不窥，体素羸弱，年四十四，久病不自振。忽梦作《童汪跼赞》，觉谓人曰：“汪跼，殤者也。今岁殆不起。”果卒。私谥曰“渊颖先生”。宋景濂出门下，其学大抵多出先生云。

学 者 归 宿

景濂自称“白牛生”，想生平出入所乘者。元至正戊戌作

《诸子辨》，起鬻子至周程子，凡三十四人，具九家者流，而终之以周程，示学者有所归宿也。中间疏别觚排，各有深意。又佐太祖议礼制度，考文之功，确然为本朝儒臣之冠，与薛河东并驱，而文学过之，俎豆宫墙不为过。乃不幸谪死，子孙零落，门人方正学又死靖难，遂无有发明者。正德中谥“文宪”。嘉靖初录六世孙德寿为国子生。

陈白沙先生

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，以累荐征用，入京朝见赴部。五月二十五日，吏部题奉圣旨，恁部里还考试了，量拟职来说。先生以病，久之不赴部，终以病不就试，上疏终养。此必吏部以应考题，而拟旨者亦仍之。是时太宰为尹旻，揆路为万安刘吉，皆不向学，拘例抑之，失最初徵聘之意矣。且康斋授谕德而先生止检讨，其意可见。父乐芸，年二十七卒。母林氏，年二十四寡。先生，遗腹子也。母后以节旌，年八十馀。

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，葬于圭峰。后二十一年，改葬皂帽峰下。湛甘泉倡之，各司皆有助。新会县典史贺恩督工，馀置祭田，买其前湖，湖曰“自然”。

先生挽罗一峰先生诗云：“状元文史少微星，翰苑为官漫两京。”此二句说尽一峰生平历履。又云：“青天白日人千古，五典三纲疏一通。”说尽行事。只此四句，可当一篇好墓志，人谁做得。先生之诗，大约得温柔敦厚之旨，法律之精又不必言。其谈诗有云：“作诗当雅健第一，忌俗与弱。”盖其所得深矣。大儒之不可尽如此。国朝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，如先生若罗念庵之集，俱不可不细读也。

近日文字中间为上官而作。如考满入觐，贺寿送行，连篇累

牋，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，非不美观，然套语谀辞若出一辙，其于文格益靡且远。惟先生一切谢绝。即刘东山为广左伯郡太守，求送行序文，亦不肯应。其言曰：“所不敢施于当道：一嫌于上交，一恐其难继。”其识远矣。

匡山大忠祠慈元庙之建与祀典之举，最初皆发议于先生及副使陶鲁，右布政刘大夏、金事徐纮共成之。大忠祠成，太夫人梦金冠三人，从甲士数百，谢于门。慈元庙之未建也，先生梦一女入后饰立于大忠之上曰：“请先生启之。”后十年，建庙，即其所也。故先生吊慈元诗有“依稀犹作梦魂通”之句。先生精神尝与神明通。居海外陈谦宅，有异人来见，尝梦游天台，至第八重而觉。又梦一长髯道士以布囊贮罗浮山遗之。八月十五日夜忽梦玉字无瑕，碧云灿烂，南斗下大书八字，下有四人面西而行，或隐或现。临歿，梦与濂溪、两厓答歌于衡山之五峰，皆纪之以诗。盖其神之极清，故所感如是。昔人所谓夜验之梦寐者也。北归时，泊舟江浒。夜半有人呼，急起。未几，水至，溺死人畜无算，因得免也。

先生作《潮州三利溪记》，盛言太守周鹏之功。鹏，道州永明县人，濂溪先生之后也，故下语尤真切。后知其妄，悔之。作诗云：“欲写生平不可心，孤灯挑尽几沉吟。文章信史知谁是，且传人间润笔金。”王侍郎哲见而叹曰：“君子可欺以其方。”噫！今有明知而故为谀，更有献谀以凑妄，彼此欢然，不但润笔，且以干没者矣。

先生既授检讨归，复有荐者，与中书舍人王汶同征。弘治二年之十月也，汶未抵京五十里，卒于舟中。汶号齐山，文忠公祐曾孙，稔之子，成化戊戌进士。初第即请为教官，竟得中书。非其好也，谢病归。读书不仕，乡人尊之而不名，称曰“齐山先生”。年仅五十七。

王阳明先生

先生起征岑猛，启行过郡城，前驱一人冲道，繫之，盖军法也。有陈生者，将从之受学，问知，状曰：“是且威乡里。”遂去之。阳明闻颇悔，大减导从去。

《四友斋》一款云：“阳明既擒宸濠，囚于浙省。时武宗南幸，驻蹕留都。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，以待圣驾亲征。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，阳明责中官具领状。中官惧，其事乃寝。”

先生擒宸濠，知诸边将领兵至江西，欲令释放，俟上至，亲与战，擒之。不得已，将濠取浙河北上，至杭州，以濠付臬司狱。适太监张永至浙，与语，知县可信，遂以付之。后诸人谗毁，终得永之力免于祸。此时中贵气焰赫然，乃能责之具领状耶？

又云：“阳明广东用兵回，经兰溪城下。过时，章文懿尚在。阳明往见，在城外即换四人轿，屏去队伍而行。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，随行必有队伍也。至文懿家，阳明正南坐。茶后，有一人跪在庭下，乃文懿门生，曾为广中通判，以赃去官，欲带一功以赎前罪。文懿力为之言。阳明曰：‘无奈报功本已去矣。’然本实未行。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。余谓诚朴之人，易为人所欺，然心实无私，言之益见其厚。”

枫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，阳明广东用兵在六年，远不相及。事平七年，阳明告归，卒于南安舟中，未尝生回，经兰溪城下也。为门人请托，先生必不为。阳明有道人，不可不，自然以情告，宁有未发本而诞言已发之理。狙诈之术，庸人所羞，而谓阳明为之，且以对长者乎！或者江西俘宁王过兰溪，相会未可知。要之，先生决不为了一门人力言。果言，阳明必有以处决，不作诞

语也。

又云：“章朴庵，名拯，枫山之侄。释褐为给事中，后官至工部尚书，清操淳朴，略与枫山等。其致仕回家，有俸馀四五百金。枫山知之，大不乐，曰：‘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，大有生息。’朴庵有惭色。”

枫山先生卒时，朴庵方为布政，治其丧，请恤典。比尚书忤旨归，则先生卒已十馀年。俸馀五百，足见清操，何大不乐？先生素待人以礼，叔侄之间，义不掩恩，买卖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，先生决无此语也。

又云：“武宗末年，当弥留之际，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，然彬所领边兵数千，为彬爪牙者，皆劲卒也，恐其仓猝为变，计无所出。因谋之于王晋溪。晋溪曰：‘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，令至通州听赏。’于是边兵尽出，而江彬遂成擒矣。”

武宗晏驾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。杨石斋即以遗诏散豹房威武营官军。至十八日，诱江彬入内，奉皇太后密旨，擒付狱中。石斋故与晋溪相左，前十二月改晋溪于吏部，以王宪代为兵部矣。

庄定山先生

先生以南行人司副，家居三十年，奉旨赴都。过吏部堂，止三揖而不跪。（中外官过吏部堂本无跪礼。）补原职，迁南验封郎中，中风疾，告归。明年考察，以老疾罢官，主者倪公岳也。丘琼山深嫉定山，曰：“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，自景始也。”

后渠评品

崔后渠评大匡李世卿集云：“李子未知诗，其词险，其调戾；文则庶矣，古而鬯，简而腴，奇而妥。”

又评圭峰集云：“罗景鸣，振奇人也，故其言捷于异而奇于典，其昭于细故而闳于大，然能自治伟词，不乱于颓习。”评白沙“禅而疏”，一峰“尚直而率”，定山“好名而无实”。又云：“白沙受清秩而交泛；一峰行乡约而僂族人；定山晚仕而败。”独推重章枫山，是矣。然指摘三公处，殊不尽然。禅与疏二字非白沙本色，其交亦非泛泛者。僂族人，事必有故，苟为所不可，除之何害。定山以老疾被察典，不可谓败也。

英皇之狩，袁彬沙狐狸扬铭实从。门达自以调察得幸，仲凫谓袁彬门达实从，必别有据。至其恕李文达之夺情，犹可言也。而讥周文襄，则非北人人词林，不熟钱谷事，宜其以馀米为譬。

后渠长子滂，少颖异，以子房、孔明自期，后渠屡斥其狂。后乡举，强力治田圃，宽，后渠家食甚赖之。嘉靖己丑卒，年三十四。

荐 贤

蔡京荐龟山，石亨荐康斋，赵文华荐荆川，荐而得召，自然当应，世乃以此为病，何与？虽然，此三子者，尚知荐贤，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，宜其以荐者为病也。

康斋先生以讼至县庭，原以墓田，此大不可已、大不得已处，何损于日月乎？